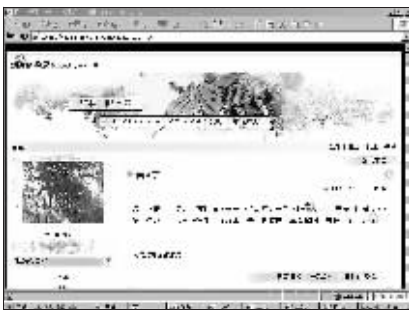


竹林“野”老

<http://blog.sina.com.cn/u/1241908444>

祭祖:渐行渐远的传统



在我家,祭祖一年大概有三四次,碰到祖先的祭日、清明、冬至、过年都要进行祭拜。到了祭祖的日子,爷爷奶奶便一早就开始忙活了,要准备较为丰盛的菜肴,鸡和鱼是少不了的。到了中午的时候,饭菜基本已准备完毕,于是就开始布置餐桌。在菜肴的四周还要放上一盏盏的小酒盅,里面倒上些许的白酒。筷子的摆法似乎也有讲究,哪头朝里,哪头朝外,是不能有错的。最后在桌子的一边点上两根蜡烛,前方的地上再摆一个垫子,就开始了祭祖。顺序由

长到少,所以由爷爷先拜,再是爸爸和叔叔们,最后轮到我们这些晚辈。最后的仪式便是烧纸钱,那是许多锡纸做成的一个个元宝形状的东西,奶奶总是边烧边念叨着些什么,许是祈求一家人平安健康吧。

过去祭祖的时候,总是有许多人在一起。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大家似乎都很忙,所以人也少了,于是就由在的人代表不在的人一起祭拜了。有的时候看着不停忙碌着的爷爷奶奶,我总是在想,这种传统怕是难以再传下去了吧。

安安的小世界

<http://blog.sina.com.cn/u/1223351421>

童年·闽南高甲戏



闽南是个昼夜分明的地方。白天,努力打拼;晚上,就是用来享受。一壶茶,一出戏,闽南人每夜都在梦回唐朝。

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戏台上那华丽的锦袍和鲜亮的油彩。那时不懂得家乡的高甲戏好在哪里,只是爱看——喜欢一群漂亮的人在台上唱念做打,喜欢钻进后台看演员真实的表情,喜欢早早到场占好位子的得意,喜欢曲终人散到台上踮起脚尖来回跳串。

那时的戏班子都是在各个

村落游走的,闹哄哄的开两卡车来,在大庙里住下,白天搭棚摆灯,傍晚吃庙里师傅做的大锅素面,上妆、盘头、一层的往身上裹戏服,点香之后擂鼓开场。我们一群淘气包都是早早吃了晚饭或者干脆端着饭碗围在大庙的护栏前看演员们化妆,护栏很矮,抬腿就能过去,但是谁也没有跨过栅栏。彼时,演员比庙里的菩萨还受崇敬。

我们村不是很富裕,但我们村的人经常有戏看。

美梦成真

<http://blog.sina.com.cn/m/ethel>

长沙人起伏吃什么



“今天起伏,我们吃什么?”一早起来,妈妈就问。

按照传统的节气,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初伏,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末伏。初伏亦称头伏,中伏称二伏,末伏亦称三伏。

在长沙,阴雨寒湿的天气,要从一年的秋末初冬延续到来年夏初,腹中了积郁闷一冬一

春两季的寒气,于是就有在酷暑三伏,利用自然本来的酷热和一些药物来驱散体内寒气的方子。况且,三伏是一年气温最高且潮湿、闷热的日子,人们食不甘胃,体能消耗大,有必要从饮食上适当进补和调养。长沙民间有起伏吃鸡的习俗,三伏中又以初伏为最。民谚云:“起伏吃只鸡,一年好身体。”

博闻天下

拜神是迷信还是文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民间信仰及其相关民俗活动是否也该保护,仍然被争论不休。关键在于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剥离的部分,抛弃它,传统文化将所剩无几。

民间信仰是迷信还是文化?

田青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241222371>

在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中,常常出现对某些与民间信仰有关的民俗活动是否应该保护的争论。一些人认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因此,对所有与宗教和信仰有关的文化,都应该斗争而不是保护。应该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它本身便违背了辩证唯物论。

赵朴初先生生前经常强调“宗教是一种文化”,其实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认识。他曾经多次和人们谈起一段轶事:延安时期,毛泽东路过一座寺庙,当

他准备进庙时,一位随从说:“那是迷信,有什么看头?”毛泽东当即回答说:“不对,那是文化!”

既然是文化,当然应该保护。至于民间信仰与民间崇拜,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这样说:假如把所有涉及民间信仰与民间崇拜的内容都去掉,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所剩无几。如我国过去所谓的360行,行行都有自己的行业神,这些“神”,是如此地深入人心,并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木匠

供鲁班、织工供嫫祖、医师供三皇、茶行供陆羽……这些“神”的信仰与崇拜,实际上反映了后人对前代人创造性劳动的极大尊重,是中华民族道德观的充分体现。如果我们把这些统统视为迷信,岂不是真的迂腐到“迷信”的程度了吗?

在我国56个民族中,有许多民族文化是与宗教信仰、民间崇拜分不开的。这次文化部向社会公示的501项“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名单”中,大部分少数民

族的项目都与民间信仰有关。

当然,保护与传承,并不等于弘扬,我们对某些传统文化的抢救性保护,也并不等于要把这种文化普及开去、发扬起来。在当前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已经有许多传统文化在默默地起变化,其中宗教与信仰的因素已经越来越多地向娱乐和艺术倾斜、转化。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对含有宗教与信仰因素的传统文化的保护,不仅仅是一种包容,更是一种自信。

香港的书展办得像节日般红火热闹,有将近十分之一的香港人前往捧场,真让内地做出版的人们羡慕无比。

香港书展:港人的节日

《财经文摘》社长周志兴

<http://blog.sina.com.cn/m/zhoushixing>

一直听到这样的说法:香港是文化沙漠。

7月回到香港小住,住处紧邻香港会展中心,只看到这里天天人流如龙,络绎不绝。一打听,原来是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20日晚晚上,我参观了书展,颠覆了在我心中已有的香港是文化沙漠的概念。真像是一个节日。四面八方的人兴高采烈地涌向展馆。有的是一家同来,父母带着孩子;有的是情侣同来,姑娘偎依着小伙子;更多的是年轻人

结伴而来,一路流淌着欢声笑语。其实,香港贸易发展局组织这次书展的主题也和节日有关,为“共享读书乐”,读书是一种快乐,像节日一样,大家沉浸在快乐中。

为期6天的书展有430家书商参展,书展按12个主题馆展出文学、历史、哲学、科学、商业、旅游、宗教、生活、儿童等超过10000种。预计参观人数会超过去年的64万人。香港总人口应当在700多万,

就是说,有将近十分之一的人来参观书展,多么壮观!

许多人在挑书,还有许多人买到书后马上就蹲坐地上读起来,全然不顾晚上10点闭馆的反复通知。我在内地出版业工作过许多年,主持过一家出版社的工作,也开过书店,深知内地出版业的艰难,出书难,买书难,收账难。内地的人均购书费用,据说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许多人更是宁可花几千元吃顿饭,花几

百元喝瓶酒,也不愿花几十元买本书。看到香港书展的红火,真有些羡慕香港同行。

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现在想起来,有片面性。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这里多年的商业氛围,产生了李嘉诚、郭炳湘、霍英东、包玉刚这样的企业家,而没有同等规格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然而,在今天孜孜不倦选书的年轻人里,谁会不会藏着未来的文化和思想大家呢?

这不是一个产生大师的年代,无论是教育模式还是学科模式,都将把“大师”掐死在摇篮里。但如果更多一些适应于社会的人才、对知识的尊重不仅为了装面子,少几个“大师”又何妨?

不再有“大师”又何妨

苏三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m/susanxu>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说“这个年代不是个产生大师的年代”,语气中不乏一种今不如昔的意味,只是不知道这个失落感是否包括“不产生国学大师”的遗憾。我想人们在做出这个判断的时候实际上意在批评这是个浮躁的年代,而大师需要耐得住寂寞的长年积淀。我同意这个“时代不会产生大师”的结论,当然也同意这个时代不会产生“国学大师”。

从现代教育模式来看今天也不可能再产生大师了,我们实行的是“流水线生产”,这与昨天的“国学大师”产生的文化教育背景已经大为不同。在“大师”时代,学生相对的修学自由度应该说很大,而今天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选择性的缺乏都使“通才”道路呈现严重堵塞,而“大师”首先就应该是通才。例如,今天的研究生招生大多都不招收“非专业”考生,“通才”在教

育体制上已经被回绝。在现代社会里,很难想象一个学养丰富的“大师”会是教育体制之外自学成才的。固然教育体制外也能产生一些人才,但只能产生“奇才”,而产生成批量的“大师”怕是极难。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学科分类愈为精细的今天,“通才”也难产生。中国正在加快与西方接轨,在学科分类上中国同样正在步西方后尘,这方面对“大师”的瓦解将是致命

的一击,这个精细分科倾向也会把“大师”掐死在摇篮。

“大师”看来会距离我们的时代越来越远了,甚至会真的灭绝。不过,没有“大师”那又何妨呢?假如我们对知识的尊重不仅只是为了装装面子,让几个“大师”担负引领时代精神的旗帜,而是让知识用于社会实际发展,那么更多一些适应于社会的中高级人才足可。“国学大师”少几个又何妨呢?